

情篇 泪血

徐学\选编

台湾情趣散文集萃



鹭江出版社

台湾情趣散文集萃

徐学选编

鹭江出版社



温情篇

[闽]新登字 08 号

台湾情趣散文集萃·温情篇

徐一学 选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 19 号)

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6.11 印张 2 插页 95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10-070-9

I·19 定价:4.60 元

目 录

友情	林海音(1)
两朵云	吴宏一(5)
胸针	胡品清(9)
等待	胡品清(17)
这里是埃及	子 敏(22)
小太阳	子 敏(30)
白发与脐带	林文月(35)
叶脉上的蝴蝶	白 辛(41)
缝在胸口上	张晓风(53)
相见	爱 亚(58)
花林	爱 亚(62)
今天再去金山南路走一走	爱 亚(68)
笔友	刘静娟(73)
春茶	陈少聪(79)
品人	周芬伶(93)
瓜瓞	周梅春(101)
迷途的艾沙理	刘光哲(107)

酒与补品的故事.....	柯翠芬(120)
定点缘会.....	官丽嘉(129)
水远山长愁煞人.....	钟晓阳(144)
大表哥.....	钟晓阳(164)
八月清谈.....	旻 黎(177)
一生中的一天.....	齐邦媛(191)
前身——题梁正居的摄影.....	晓 风(195)
江河.....	晓 风(200)

(51) 青品陈	青品陈
(52) 绿 子	绿 子
(53) 绿 子	绿 子
(54) 绿 子	绿 子
(55) 绿 子	绿 子
(56) 绿 子	绿 子
(57) 绿 子	绿 子
(58) 绿 子	绿 子
(59) 绿 子	绿 子
(60) 绿 子	绿 子
(61) 绿 子	绿 子
(62) 绿 子	绿 子
(63) 绿 子	绿 子
(64) 绿 子	绿 子
(65) 绿 子	绿 子
(66) 绿 子	绿 子
(67) 绿 子	绿 子
(68) 绿 子	绿 子
(69) 绿 子	绿 子
(70) 绿 子	绿 子
(71) 绿 子	绿 子
(72) 绿 子	绿 子
(73) 绿 子	绿 子
(74) 绿 子	绿 子
(75) 绿 子	绿 子
(76) 绿 子	绿 子
(77) 绿 子	绿 子
(78) 绿 子	绿 子
(79) 绿 子	绿 子
(80) 绿 子	绿 子
(81) 绿 子	绿 子
(82) 绿 子	绿 子
(83) 绿 子	绿 子
(84) 绿 子	绿 子
(85) 绿 子	绿 子
(86) 绿 子	绿 子
(87) 绿 子	绿 子
(88) 绿 子	绿 子
(89) 绿 子	绿 子
(90) 绿 子	绿 子
(91) 绿 子	绿 子
(92) 绿 子	绿 子
(93) 绿 子	绿 子
(94) 绿 子	绿 子
(95) 绿 子	绿 子
(96) 绿 子	绿 子
(97) 绿 子	绿 子
(98) 绿 子	绿 子
(99) 绿 子	绿 子
(100) 绿 子	绿 子
(101) 绿 子	绿 子
(102) 绿 子	绿 子
(103) 绿 子	绿 子
(104) 绿 子	绿 子
(105) 绿 子	绿 子
(106) 绿 子	绿 子
(107) 绿 子	绿 子
(108) 绿 子	绿 子
(109) 绿 子	绿 子
(110) 绿 子	绿 子
(111) 绿 子	绿 子
(112) 绿 子	绿 子
(113) 绿 子	绿 子
(114) 绿 子	绿 子
(115) 绿 子	绿 子
(116) 绿 子	绿 子
(117) 绿 子	绿 子
(118) 绿 子	绿 子
(119) 绿 子	绿 子
(120) 绿 子	绿 子

友 情

林海音

似乎只有春夏两季的岛上生涯过得真快，一转眼间就是三年了。今天，白天听着巷子里叫卖椪柑的声音，晚上按摩的盲者又拖着木屐，吹着笛子从窗前经过，和三年前自基隆舍舟登岸后，借住在东门二妹家的情景一模一样。

邻居的一品红开得正盛，陪伴着一株高大的橡皮树，在墙头迎风招展。在北平，这是珍贵的“盆景”，此刻正陈列在生了洋炉子的客厅里，和冷艳的腊梅并列。

想到了北平，便不能忘怀扔在那里的一大片，家搬到那里二十多年了，可留恋的东西实在很多，衣服器物，只要有钱原可以再购置，但是书籍，尤其照片，如果丢了就没有法子补偿。更可怀念是那一帮朋友——那一帮撇着十足京腔的朋友，他们差不多都没舍得离开那住进去就

不想走的古城，现在不但书信不通，简直等于消息断绝。

这些朋友，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乡，有的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的资格。我们从梳着两条小辫儿一同上学到共同做事养家，又到共同研究哺育子女方法，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这城圈儿，现在却分居在两个世界里，不知何日重见。和这些朋友彼此互悉家世，了解性格，而且志趣相投，似乎永远没有断交的可能。如果在大劫之后，他们果然能保得余生，但是经过长期的和世事封锁，将来再见，也想象不出他们那时是何等情景了。

我刚回到台湾时，幸运的是家人大部分团聚，甚至还多了许多亲戚长辈。不过寂寞的是友谊突然减少，偶然有剩余的时间，觉得无所寄托，认识的人虽多，可以走动的朋友却极少，值得饮“千杯酒”的知己更少。所以我那时常对人说：回到台湾，理论上是还乡了，实际上却等于出了远门儿，因为只有到一个新地方才感觉到没有朋友的寂寞，“出门靠朋友”没有朋友便有流亡身世，无所依靠之感。

幸亏第一个来填补这个“感情的真空”的是

乡情，我所能感觉到的乡情有两种，一种是台湾的，许多亲友听说我“少小离家老大回”，都来接风叙旧，对于我的“乡音未改”，尤其感到愉快。另一种是大陆的，例如山东朋友明明听到我是“京油子”，却坚持要称我是“老乡”，广义的说，都是从大陆上来的；再狭义一点儿，好像我们都有资格参加华北运动会，他们却不晓得我是回了“报乡本土”的呢，反而是到了台湾人的面担子上，老板娘却坚持说我连“半山”都不像。

第二个是，友情之门忽然开放，许多“不速之客”闯了进来，这完全是因为偶然在报章杂志写写稿的缘故，日子一多，纸上也熟悉了。以文会友，一封表示“久仰”的信便可以建立了友情。

这许多新朋友是分住在各地的，有的在热闹的城市，有的在安静的小城镇，有的在风景区。台湾的交通是便利的，旅行成了极平常的事，再远的地方也只不过朝发夕至。无论新朋友老朋友，都是到一处，搅一处，一地有一地的情味，一处有一处的风光，虽然台湾的恶酒不足以论文，甚至会吓跑了文思，但是作客异地，秋窗夜话，已经够得上是件乐事了。我常常感觉到，即使从小看大，乃至天天见面的老朋友，有些共同

生活反而不容易产生，例如昔人说“联床夜话”，想一想，越是亲近如邻居，反而不会有这种乐趣的。

木屋生活是有趣的，榻榻密上可以许多人拥被围坐，中间放一只矮脚桌，烟茶果点，有备无患。如逢冬夜，加上火盆一个，烧着熊熊的相思炭，上面烧水，烤薯，煮咖啡，无往而不利。战火余生，得到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真该谢天谢地了。

两年来，在台湾交的新朋友，寄来的信已经塞得满满一抽屉。台北的电话太少，本市的朋友也要靠绿衣人联络，所以写信也成了伏案生活的一部分。写信有好处，“物证”在手，闲时可供消遣，必要时也可资覆按，比起说话过了不存形迹的，另是一番趣味。

信笔至此，风正吹着门窗，格格作响，雨打椰树发出沙沙的声音来。若有足音到窗前而止，敲着玻璃问道：“海音在家吗？”我必掷笔而起，欣然应道：“在家在家，快请进来坐，乌龙茶是刚沏好的啊！”

两朵云

吴宏一

第一次到武昌街去看你，就觉得你不是一朵忘忧的云。忘忧的云身在空中，心在四海，飘飘逸逸的，没有一丝牵挂，而你一点也不爱流浪，只愿意跌坐在武昌街的孤独国里，空言托钵，幻梦庄周；一手持经，另一手却指向了红尘的繁华。

你也想如流云一般悠闲的飘在风中，留痕在水上，但种种矛盾时时交战在你内心与外界之间。你也晓得，你不是忘忧的云，正如洛冰那小女孩赠你的诗中说的：“紫藤花下吹笛的那小老头，爱在石上植梦，在花下谈禅，他说：不要以为我是一朵忘忧的云。”

白天在武昌街，晚上在重庆南路，你摆个小小的书摊，卖的多是新诗集子，不招呼顾客，也懒与顾客争价，只是孤独的坐着，或面壁，或向

街道，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事，这就是你的孤独国。你多么喜欢宁静和孤独，但你很少宁静过，每个白天和夜晚，孤独国里总是不时的飘着一些吱吱杂杂，令人烦闷的市声。

问你坐在市声麋集的街头惯不惯，你只是粲然一笑。你翻开你的诗：“行到水穷处，不见山，不见水，却有一片幽香，冷冷的在目，在耳，在衣。”你指着从身旁掠过的衣香鬓影说：“市声差不多习惯了，但我并未忘情。”真的，你尚未忘情，虽然你常常念些佛学的书籍，想使自己超脱，但每当你展翅欲起之际，你却又忍不住回首向红尘。你也晓得你是矛盾的，但你无可奈何。

谁说过的，有一种鸟，自甘敛翼，舍弃了青空浩海，而愿栖息在人间。你就像这种鸟，栖息在人间一个冷冷的角落里，假如说真的人生如梦，你的确是一只翩翩的蝴蝶，翩翩的、栩栩的飞在诗里、梦里。

每次看你，有话就说，但也只是冷冷的交语，有时候相对坐着，好久不说话，谁也不用担心会冷落了对方。你说，孤独是你的挚友。我说，我也很习惯孤独。我们原来就是两朵湿云，孤寂的飘在空中，飘在风中。

别问我怎样为你塑像，你的塑像，实在说就是你的诗，你的孤独。

武昌街的下午。重庆南路的夜晚。街头霓虹灯。校园的杜鹃花。泰顺街的灯下，和罗门、蓉子谈你的《望夫石》；夜阑的街道上，和宪阳争论你的《托钵者》。台北的夜晚为谁豪华呢？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当想起你时，掩卷独坐，就会浮起悲剧感，就会想起市声会冷落了重庆南路和武昌街。把《回首》那本诗集送到你那儿的下午，你诧异的说：快毕业啦？这么快！我也颇有感触，在孤独国里为客匆匆间竟已过了四年；不是骊歌，是什么声音如此哀婉？卷帘看，六月的丝雨织一天的离愁，你来了又去了，我站在台北国际学舍的门前，送你的背影消失。凄凉的六月，雨声中，轻轻的飘着一串金色福字的风铃，叮叮当当的响着……

终必要走的路干脆先走完，于是我离开了台北，来澎湖服役一年。归去时，应已明年秋天。隔着淼茫的海峡，欲渡无梁。我用心唤你，你应知在空茫中有遥望的眼神和怀念的歌声。水上云上都写满了你们的名字，你本来就晓得，我也不是忘忧的云。

不知这时你身旁还围着多少青年朋友，听你讲诗，跟你论诗？不知阳明山的花魂在你的游展下复活了没有？今夜，我将剪块月光，题上你《还魂草》中的诗句，念给冷冷的月听，冷冷的风听，冷冷的空白听。

……

……

胸 针

胡品清

事情总是这样：偶然，诞生，发展，然后消逝，像凌晨放露片刻的绮霞。也许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因缘吧？诸行无常。一切有因之事物都是短暂的，有生有灭，像淡淡的云烟。

那一切都过去了：作家咖啡屋的诗人之夜——为不识象形文字的教授们安排的中国现代诗之夜；那顿在崇山峻岭间共享的午餐；那个有蓝天白浪的日子；那个有“绿野仙踪”和“维也纳森林”的夜间以及有咖啡土司和火腿蛋的早晨。是的，那一切都过去了，像春梦无痕。假如说还留下了什么，就只有那枚具体得可以抚触的胸针，别在我淡紫色的衣襟下的胸针：一条鱼，由淡黄和棕褐的竹子编成。尾巴像张开的小剪刀，双鳍像张开的鸟翼，眼睛鼓鼓的，像是由红宝石和黑宝石做成。

你愿意佩戴它吗？虽然是那么一文不值。

愿意，为了感情的价值。它将把我别在你的心上，永远永远。

像个表情逼真的优伶，我自然地说出了一连串辞句美好但意义缺如的话语，然后又惊讶于演技的卓越。是的，自从决定了扼杀那个纯真的自我之后，我就蓄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巧言的优伶，一个不由衷地笑，不由衷地哭的优伶，一个不为什么地愚弄观众的优伶，可是谁能料想到呢？第一个观众竟是一个不识象形文字的异乡人。于是我只好回到迷童话的年代里，重新施展昔日在教会女学堂演英文剧的才能。

你真风趣，也好诗意，他说。于是我又追忆那个诗人之夜了。

那夜，灯光淡淡，诗意浓浓，那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夜，作家咖啡屋的二楼有六位中国现代诗人和八位异国教授浸浴在诗的气氛中。按照伊壁鸠鲁斯的说法，生命只是一连串的俄顷。就是在那个属于诗的俄顷，我被邀请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诗的演变，作一个有系统的介绍，在淡淡的灯光下。

任务完毕之后，坐在我身边的 N 说：你的

介绍很卓越，那正是我们想知道的，而且英文又漂亮，我几乎以为听见乡音了。

在淡淡的灯光下，我转过身子，好奇地凝视他：高高的个子，深深的眼睛，挺挺的鼻子，柔柔的嗓子，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大男孩。但是我已蓄意扼杀纯真的自我而且你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真不能同意你的性格。生命是短暂的，何必苦苦地折磨自己？把一切都看淡点吧。让那存在过而又不可能的情感升华，把它视为生命中的点缀，使之成为玲珑的心象，悬在灵魂深处。

我听从了你的话语，不再让自己第三度坠入痛苦的深渊。就是在那种似真非真的情况中展开了一连串戏剧化的俄顷，很伊壁鸠鲁斯的。

此刻，在这个绿油油，光灼灼的夏日的午后，我泰然地坐在软软的海绵椅垫上，俯视那枚鱼形的胸针，一面以思绪作线条勾画五幅心灵的图象。

第一幅画面的色泽很淡，风景线是这山冈上那家豪华旅邸的餐厅。餐桌上有深褐色的左宗棠鸡，绿绿的菜心，黑黑的香菌，和榨菜肉丝汤。蓝色的多瑙河的音浪从电视机里流出来，流

泻在每个角落里，窗外是一带青山，两潭澄碧，我们像是坐在画里，没有诗，没有哲学，我们只是琐谈，谈着家常，谈着自身的情况，颇为相似的情况。我独居，在深山里；他也是，在匹茨堡；而且我们的孤独也来自同一原因。他说他的另一半很专横，很日耳曼，而他自己却很拉丁。但是那种不可共存性被发现得太迟太迟。那天中午，阳光好大，群山多苍翠。但是我们依然陌生，即使那点相同的经验和感受也不曾在心湖中激起一圈涟漪。

第二幅画面是一个海滨，那个我曾在无奈的日子里独自去飘流的海滨。最明亮的太阳，最微的风，海很蓝，浪也洁白，是游泳的好日子。他的技术很精，不久就像一尾大鱼似的洩入了海水深处。而我没有气力，只戴着那个绿色的救生圈，懒慵慵地在淡水中飘浮，像一片再也不能连根的叶子。几小时后，太阳稀薄了，水也转凉。我自海中走出，坐在伞荫下的沙滩上，让思绪飘向你，飘向很远的时光。终于，他也洩向了沙岸，为我拾了一块像蜂窝的珊瑚石，一面说晚饭的时候希望我做他的客人。当时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可是当火车到站的时候，我不悉何故地改变